



学习习主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系列谈

用心用情用功描绘崭新军营生活

陈先义

演绎和解读历史。只注重历史的简单再现却缺少艺术的创新，远离时代、远离火热的军旅生活的创作倾向，都成为军旅文艺质量上不去的瓶颈问题。

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对于广大作家艺术家来说，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习主席曾多次在讲话中鼓励作家艺术家到生活的第一线去。

提高文艺作品质量必须深入生活，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必然选择。今天的军营生活，应该说正在经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质量为上”“内容为王”，不管时代怎么发展，这都是艺术的永恒规律。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必须具有高尚的内涵和积极的意义，一旦失去了这个根本，作品就会发生贬值和变质。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近年来，文艺在多姿多彩地展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大好局面。

就军事文艺而言，进入强军兴军的新时代，广大官兵乃至全社会都热切期待与军队新发展、新风貌相适应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而现实军旅题材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能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

部分作者已经习惯于闭门造车，习惯从书本到书本、从史料到史料地简单

举凡传世之作，首先要有关世之心，要有传世之情。而传世之心和传世之情，只有在生活中去培养。向生活学习，向士兵学习，是文艺战士的一贯作风，写出高品质的军旅文艺作品，作家艺术家首先要善于和士兵交朋友，要脚踏实地深入生活。

提高质量是文艺作品的生命线。确保这个生命线具有永久的活力，靠用心、用情、用功。对于军事文艺而言，我理解所谓用心，那就是在打造作品时避免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的功夫；所谓用情，那就是要拥有对人民、对党、对人民军队有一往情深的感情，而不能热衷于哗众取宠，偏离主流价值观；所谓用功，就意味着要善于运用发挥文艺的特殊功能，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和手段去塑造新一代军人形象，讲好具有时代色彩的经营故事。



墨荷(中国画)

汪德龙作

长征

第4303期



回归军人本色

——从军事文化生态变革看军旅戏剧创作新变

程倩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伴随着改革强军进程的不断深入，军队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战斗生态都焕然一新。军旅戏剧作为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思战、言战的改革浪潮中除旧布新、浴火重生。

军旅戏剧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军旅戏剧艺术的创作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其在宣传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常常使其能够对社会发展做出快速反应和深入思考。

军人本色的强化

军旅作家朱苏进在九十年代有

一部长篇小说叫《醉太平》，这部小说是以某军队机关大院为背景来写作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机关的干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如果不是穿着军装的话，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跟地方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看不出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几乎是老百姓生活在军营的延伸。

和军人身上的阳刚之气，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

突出问题和忧患意识

军旅戏剧独特的使命和责任决定了作品以弘扬正面价值为主导，以激励、鼓舞官兵士气，提升部队战斗力为目标，这种独特性使军旅戏剧的叙事方式多以歌颂和弘扬为主。

演出走向训练场

伴随着军队文艺单位调整改革，一方面，军队文艺创作力量趋于年轻化，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文艺的宣传战斗功能，军旅戏剧的演出从原来的大剧场转向了部队的训练场。

新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战斗方向，军旅戏剧正在激越的强军战歌中转型。承载着军事文化要义演出的军旅戏剧，也正以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时代敏感度，折射出军队的新气象、新风貌、新变化。

军旅短篇小说如何超越

——以董夏青青小说创作为例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殷实：董夏青青的短篇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在扉页上有一句诗：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这个轻松写意又直达禅境的对句，令人回味。

真与幻，现实中的苦涩、困顿、犹疑，与艺术世界里的怪诞、诙谐、啼笑，构成了董夏青青短篇小说引力场中的两极。

董夏青青的小说是一种诗性的写作。所谓诗性写作，既包括了小说语言的空灵跳脱、叙述方法的自由自足和小说人物内在意识的充分发展，也包括了小说作者在观照世界时的超验性体悟和存在之思。

董夏青青的小说是一种诗性的写作。所谓诗性写作，既包括了小说语言的空灵跳脱、叙述方法的自由自足和小说人物内在意识的充分发展，也包括了小说作者在观照世界时的超验性体悟和存在之思。

董夏青青对新一代边防军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个人价值认知，有自己的清晰表达。她以探险者式的好奇，进入一个矜持沉默的群体，感知他们的骄傲、孤独和不易觉察的小小破绽。

漠、冰山、风暴和地表冷暖做出精确扫描：“滚沸的云霭压至附近山巅，稍后被日光扯裂，柱状光线大步踱出又瞬间消失。河滩明明暗暗。草静静地朝同一方向滑去，像鱼群列队顺着洋流迅猛前行，颤动地翻出银光闪闪的肚腹。”

整体上，《科恰里特山下》这部小说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种苍凉、凄美、忧郁的色调，但作家于婉转低回中仍能做到哀而不伤，她塑造的那些士兵、士官、军医、连长、牧人、商贩、司机，还有他们的亲属，都能够自主选择并甄别自己的生活及其意义，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权力。

昔日商旅、僧侣和探险家们用双脚丈量过的路途，今天已经被现代化交通工具和通信设施揭去部分神秘面纱，但要独步领略极地的险峻，透视边疆生活世界，打开边地军民的心扉，绝非易事。

在我看来，董夏青青的方法，用得上“谛观”二字，面对西边塞的冰壑与人迹，她虔敬而专注。她适应了那里的水土，听懂了那里的语言，也理解了那里众生的悲喜悲欢。

《科恰里特山下》的出现，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军旅、边塞生活题材文学的真正成熟。那个光是凭地名就可以点燃诗意的方向，亦不再被掩盖和遗忘。

陈曦：在一次文学访谈中，我注意到身为新疆军区政治工作部创作室创作员的董夏青青，说了这样一番话：“玩笑地说，我希望能以‘精致的高仿现实主义’口吻来写我接触到的边地风土人情和军人生活。”

翻阅《科恰里特山下》这本小说集（中信出版社），好像跟随董夏青青走进了天山南北的一支又一支边防部队，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普通军人的深邃心湖，当然也清晰看到了董夏青青9年来的小说创作日渐成熟大气的演进轨迹。

这本小说集里，有多篇小说都清晰闪烁着作家本人的影子，作家刻意强调“我”就在现场。无论是《双人有余》中的女干事，还是《近况》中的女记者，当然也包括《早嫩》《垒堆与长夜》《何日君再来》等作品中的叙述者“我”，其原型就是作者本人。

董夏青青的这种投入，不仅体现于她在小说技术层面上的“较真”与“诚恳”，即她所说的“一从草、一种动物的名字，会想法子找到当地畜牧、农林的资料，尽量准确表述”，“一篇小说从初稿到定稿，有时修改几十遍，时间跨度两三年”；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她对其文学世界中的一个“人”的“较真”与“诚恳”。于是，我们也因之看到了她的“正心诚意”，看到了她的赤子之心。

列传》的“太史公曰”中，说他“适长沙，屈居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对他笔下的人物命运就是如此感同身受。

董夏青青小说的笔调是冷峻的，就像戈壁滩上的一块块巨石，像一片片闪着寒光的陈年积雪，也像一棵棵金灿灿的胡杨，在刺目的阳光下，在迅猛的大风中，顽强地存在着，印证了生存的不易，更说明了生命的辉煌。

当然，董夏青青的笔触，毕竟是聚焦于这个世界上十分庞大但又极其特殊的群体——军人，她的小说还让我们看到了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有所不同的特殊样貌。新疆边防部队的军人，他们对军人的职业特性——奉献与牺牲，应该有着更深的体悟。

在我看来，《科恰里特山下》是这本小说集中最好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董夏青青已经超越了对摹自我经验的写作阶段，自信地做到了福楼拜所提到的——“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当像上帝在造物一样，销声匿迹，而又万能；到处感觉得到，就是看不见他”。

从这座名为科恰里特山的山顶，董夏青青瞭望到了更为壮阔的风景。把它描绘出来吧！我们期待着！